

詩

說

詩說卷第十一

信安劉克學

蕩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丞民其命匪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掎克曾是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御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佞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懲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之王曰咨咨女殷商如
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巽于中國覃
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太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搢枝葉未有害不實先撥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是詩之忠愛懷惻可謂切至特當熟玩而詳味之耳首
章言上帝却與板詩不同板言上帝板板正如此詩毛

氏所謂上帝以託君王也此詩之言上帝似是指天而言何以明之下言疾威上帝非謂君也二辟字皆謂君天道至大與湯湯民無能名同天無容心非私於商周也惟為下民作之君爾今天之降威甚疾者以求之於多方爾正與殷武天命多辟同故繼之曰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繼以文王咨商之辭終之以商人鑒夏之戒也文王天聖周家受命之祖託之致辭咨商紂而告之吟哦此語感動極深此詩人立言之切至者也聖人進亡國之君而語之當文王與紂之事不但如繫

易之言也自此母章指厲王任用非人最其大者也故
首章二章皆極言之強禦健者也培克貪者也二者合
而肆焉可乎在位則居朝在服則侯國天降此滔德興
而用之不可也况盡其力以助之乎而秉義類發語不
應有而字竊譯而如也若星隕而雨之而類善也如執
善與義之人乃健而多怨對者應對如流在內爲寇據
之事力所不售而用詛祝焉則亦何所紀極此二章言
用女嬃之極患也四章指厲王之恣肆矣以包徂歛怨
之言推之則監謗專利之風著矣背側王自無助也陪

卿臣亦無可助之者也。三章專言沉湎其行不義也。如從法式愆酒過也。止止言也。明晦其晝夜之漸乎。六章蝸蟻猥瑣也。沸羹煎熬也。小大者事無細大皆近於喪亡也。人人皆尊尚其君所行。曩不詳何義姑從毛說。覃及者貫乎夷貊也。鬼方高宗所伐之夷。去紂時不遠。殷商所服而亦惡之也。七章以正義裁之者。詩人常法也。不時謂若不常也。昔之爲夏者未幾而商是謂不時。此上帝與蕩蕩上帝同。皆言天帝有老成則文獻足以徵也。無老成而有典刑不足徵。詩人已不滿矣。莫聽則典

刑亦弃委不以法度守也由此言之人固重於法人能
守道故也八章揭猶拔也猶金勝大木斯拔故有本實
先撥之辭是詩用意精微陳義宏闊雖召康公之言不
過如此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
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矣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
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維湛樂從弗

念獄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
滄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意脩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湯鑿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勸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怠于儀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童而角實虹小子往
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
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
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
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
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
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愆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適其德俾民大棘

武公以宣王之三十六年襲位歷幽王之失國爲平王
三公宜不應追刺厲王詩若自警其身衛人所謂睿聖
武公者也公時九十餘矣吾夫子以其詩列之大雅幾
於聖人之言武公生平自納於軌度之中至老而益嚴
李迂仲謂其刺幽王亦追刺也詩之首句曰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謂德者虛位也孰可執取哉武公以威儀自
持以爲立德之方必有廉隅之度古未有此論也武公
發之爾靡哲不愚似不與後世之說者相似猶退之所
謂小黠大癡楊子雲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類也人

不能無所蔽雖賢智之人其所蔽殆不可醫庶人之蔽
不過爲其身之病耳賢智之有所蔽也鮮不禍天下然
紂本以聰明爲恃陷於大惡後世如秦皇漢武之求僊
非蔽而何隋煬帝唐明皇皆以英明致亂此最人主之
通患故曰靡哲不愚武公所謂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是
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爲其持守之嚴所以爲聖也次
章有覺德行豈伊尹以道覺民者乎訐謏者先定其慮
也然後以時布告又以其身爲天下則不以虛言可以
化人也此兩章首末以威儀言之其武公所謂德之隅

乎三章其在乎今指今王也迷亂于政方興起而未已
惟顛覆荒沈而不念其後將安歸耶不復敷求于先王
以克恭其明刑之道刑似非刑法之刑上下文無此意
也刑者儀刑文王之刑也四章肆皇天弗尚謂人既自
棄天亦棄之天之生物因時而篤頌者覆之故其始如
泉之始達其爲惡亦然終則淪溺相與俱亡矣洒掃廷
內以此爲喻也似若治其境土如雞鳴而起先濂念慮
則終日所行皆自此而起也若湛樂荒迷則棄其時日
矣此章之末似若當時已有戎狄之禍民勞亦曰戎雖

小子而式弘大故於此憂之焉五章質兩人民之義若
質諸鬼神之質質於人民其治否何如以觀其德以侯
度爲不虞之備若指幽王失諸侯而召戎禍者也以易
言爲戒豈特千里之外有從違焉不可爲也爲猶醫也
莊氏曰疾不可爲也之爲此章與六章專以言

其朋友

及庶民之小子與己之子孫世世繼承猶繩其祖武之
繩也七章謂與君子相友善自其顏色之和柔若無過
者也要其隱微之中自謂人莫覓矣此專言隱慝之得

罪於神明也凡世之有隱慝者未嘗不被奇禍乃知武
公不愧屋漏之戒中庸亦引此言而申之曰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如此夫吾夫子嘉歎不容已也則知武公之
旨深矣八章首以君道重致其意若曰君若恣意如何爲
德不可不臧不可不嘉敬爾之儀可也僅然不僭差禍
賊亦足爲民之則爾苟僭賊則民傲之愈甚如投桃之
報李也桃李同類者也彼之以菓爲用者如俾出童殺
者不以其類也實惑爾耳指鹿之姦也九章橫渠之說
得之此復以哲愚異言之者不移之性也後三章皆爲

其君發非追刺甚明呂成公既辯之矣以武公九十有五而作此詩則已爲平王三公爲國元老且爲平王攘却犬戎以定天位伯父之老也故其辭峻厲詳此三章武公之不滿於平王多矣以平王之悖武公之聖固宜爲此言也是平王之不可告語武公之有激於中甚矣借曰未知者再十章凡三言知十一章曰視爾夢夢曰聽我藐藐辭不少恕者平王之悖無人道也民之靡盬似若如易之謙所謂盈也人之不可盈必遜志以受言可也一人必資教誨而後成誰有夙知者或誰有早知

之而莫已有成者哉以上聖之資於堯年而持守愈嚴
者人無退情之理故也退情則喪德此武公身履之者
也是亦指王之不受教也卒章告爾舊止則武公之苦
口久矣曰喪厥國指犬戎之禍也庶無大悔又將有甚
焉矣前九章尚可讀為幽厲此三章平王之實事也說
者以追刺為訓直以詩之次在宣王大雅之前耳然厲
王之出奔亦可以為喪國但武公嗣位於宣王時非可
以為厲王卿士耳詩辭攻王之惡如此若厲王之殺謗
監謗榮夷公之專利曾不及焉非厲王明甚亦婉而切矣

桑柔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栴采其劉瘠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
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生不夷
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顛國步
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
憫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鞠瘠孔棘我國爲謀爲毖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
能淑載膏及溺如彼逝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瘳我
立王降此彘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養卒荒靡有茲力
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雉雉其鹿
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
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
有隧有空天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及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皆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民之回適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皆
善言雖曰匪予旣作兩歌

是詩之詳博且多奇辭奧旨三百篇莫有同焉者其義
繁多又列之大雅雅宜未易言詁訓不詳作詩之故臆
爲之說義皆不貫其失遠矣反覆玩味殆是幽王以後
携王在位或平王初嗣位之時大抵與正月相似正月
謂褒姒惑之不得爲幽王在位審矣是詩曰至今爲梗

曰滅我立王則爲獲王之世其爲喪亂也去幽王已久
序者謂刺厲王何不相侔如此察其時以明其事而後
辭旨可得而知也詩名桑柔何也首章其旨固未及也
遽去瘼此下民天不我矜是其間必言致禍變之故矣
以爰求柔桑言之則桑之茂盛又曰莖者深言其盛也
其下猶下武之下其後止旬月爾乃有繁霜肅殺至於
捋采其劉劉殺也凡言劉皆謂殺也隕霜之殺也興文
武成康之盛纒踰二百七十年而大戎之禍已如此獲
王之立平王又從而篡之宗周之強至於無所底止此

詩之所以作也以此求之則詩之辭可得而通矣不殄
心憂者憂心之不歇也倉兄猶愴怳也填父也吁今父
矣呼天而籲之曰寧不我哀乎言喪亂之極也二章四
牡旒旒朝覲之盛如此猶桑柔之時喪亂之生不少乎
夷無國不泯絕矣當此之時民已不衆黎庶者言其衆
也具備也備受禍亂至於滅亡僅有餘燼詩人歎之曰
國步此時已頻促矣三章言國勢無所依倚也侯國泯
絕宗周無所依天不我與至於無所定止欲何往而可
合詩辭求之當是侯國不支無能匡救王室宗廟宮室

盡爲禾黍戎狄日強中國日衰矣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者周自太王以來所以立國者何嘗與美狄較強弱勝負哉君子之道自如此其道本不可干也文武以是立國其強莫加焉一失其道美狄乘之遂爲大亂極禍如此之甚誰生厲階指彘姒也至今爲梗彘姒已殺禍猶未息也犬戎滅周之後日以彊盛爲中國患雖申侯召犬戎而申甫皆不能保周之天子調民戍申戍甫固可見也四章以土宇日蹙宗周殘破將遷洛邑又未能安故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也鎬京在西洛邑在東故也

所觀者皆爲深憂如戊申甫之類而疆圉又甚急也五
章謀筮之辭周家之言處禍亂皆以筮言書之大誥可
證于時禍亂之後土宇日削天憂恤指大戎之禍也序
爵之言誨者救禍亂之方也救亂之方常自序爵始朝
廷自不治而後外患乘之矣如豔妻煽方處之爲禍原
是也使朝廷旣治夷狄自不可乘夷狄旣乘之矣則當
反之如執執之濯可也以序爵之何能解禍乃相與及
於墊溺焉六章之旨爲難知其大槩在民爾故再以民
爲辭託風以爲喻八卦之義巽爲風而巽五實居於庚

庚猶更也變天地之氣者風而已爾故曰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拔木發屋條寒條雨觀之彖所謂天之神道者
也遡風則氣寒矣孔子為之變帝舜以弗迷為盛民之
肅心宜乎其不遠也并與小姦莫予并蜂同義此詩毛
氏以使為義周頌以掣曳為義孔氏援孫炎同之以此
詩求之有若掣曳之意稼稽以民言代食若以在位言
猶代耕也七章乃申言稼稽之旨周以務農立國稼稽
之病則民與國皆受其病滅我立王指平王之時也
也蠹賊之害稼與大戎也何以證之繼之曰哀恫中國

則曉然矣。具如大夫，具官之具，賢如贅旒之贅。內外諸侯皆廢厥職，安有衆力能勸天子穹蒼指王室也。八章乃別言獲王以正平王之罪，惠君獲王也。言民所歸心也。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獲王之善未必及。是周人愛君之辭也。維彼不順，指平王之逆也。所以再言之，自謂可以獨立而能善後也。蓋其心腹非有人性，天下之人無所歸戴。莊周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也。九章取喻於鹿，何哉。鹿以奔爲義，所謂鹿斯之奔者也。甝甝猶朋友也。鹿聚於中林，一有所警，四放奔突，不可禁止。喻民之

遭亂者也人之取友以其患難相死今乃若有諧之者
不以善道相與矣所以進退陷溺者也十章以聖愚相
比爲言里之訓憂似若無謂雲漢詩曰云如何里則里
宜以憂爲義百里謂百憂也宜不勝其憂而乃過於喜
焉是所憂不可言矣狂與前卒狂相應喜若狂也不言
者非不能也有所畏而不敢也雲漢詩之七章云如何
里蘇氏曰里居也義甚優毛氏以爲遠慮其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之意十一章毛氏以迪爲進亦有進義猶
達也良善之心正與忍心相反而好惡易位如此宜民

之好亂者安於荼毒以逞其忍矣十一二章復以風爲言
又非如六章之旨謂風之異於常者常有隧道其力足
以空其山谷孔子必變之時凡所作為不敢不善若彼
不順於理者如八章所指曾不以天變少沮焉征進也
反以中心之垢惡進進而不已十三章中言大風有隧
謂自絕于天非天變所可回也惟其所敗而已敗於物
猶可諉併與其類而敗之焉聽言則對言其器也誦其
所自言者以詰之則不能對但如醉耳善良之當用者
既弃之矣反使我悖其善良而行戕賊焉其敗類乃如

此是豈可與爲善哉十四章然次九章朋友之說以明
善惡相反之情謂彼之與我相反者我之言亦有時而
中如弋飛虫者也既足以比陰女矣又飾其事以欺我
赫如蒙莊所謂嚇也十五章言其情之無極矣其所主
者以善於相背自以爲能者也凡不利於民者悉力以
逞如有所不能武王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孟子
所謂穿窬之類也其於邪僻之行專以用力爲競矣卒
章始信其禍亂之無已時故曰民之未戾戾定也在於
爲盜爾盜與冠等爾而參言者猶公於爲惡也冠則樣

劫矣覆背善譽政如盜跖荅孔子之言所謂盜丘者耶
既作爾歌自十三章已言予豈不知而作字固相應匪
予亦若予豈不知而作之意皆爲朋友作此言也自有
肺腸又再斥之曰維彼不順征以中治一時情狀曉然
可謂微而顯矣幽王廢立非可以不順斥之審也言不
順者逆也幽王犬戎之變振古所無幽王在位纔十年
而變雅四十有二合文武成康七十餘年文武周公父
子而處太平之極功見於歌詠之雅七八十年間在二
雅纔四十一篇何幽王時詩雅若是其多哉詩之先後

次序似亦難準詩辭與時事皆不合幽王之詩未必盡出於十年之間凡幽王以後皆在焉序詩以黍離降國風遂悉以爲幽王之詩爾其詩雖多其言大戎之變不止於過半序詩者不能知也且申侯忿幽王之廢立召大戎以亡周殺幽王虜褒姒平王在申預聞其故矣篡携王而自立驅國人而戍申無復有人道吾夫子爲君隱矣惟此詩微及之爾序平王曰維彼不順自獨彼臧之意皆爲朋友作此言也前言時亦弋獲謂我言有時而中也我今作爲歌詩者言將驗其言於他日也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玉璧既卒靈莫我聽旱既大甚黽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于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盬靡瀆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之貞罔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惛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
俾我遯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皇潛不知其故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藝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
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太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
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是詩之繫於大雅殆不可識豈以其憂懼之甚有志於
民歟有志於民非大無道之世未有忽然者也觀其詩

辭愛愈難若皆罪已之實意也強天變而以罪已為主
應天之道也若果爲仍叔之辭臣子未得以自罪之意
加於君上而辭旨所寓自罪多矣觀王曰於乎之辭宣
一詩皆宣王之辭乎其間如寧于我躬尚可謂古人之與
君一體如寧俾我遜之語決非臣下敢以是加其君其
宣王口語必矣觀詩之憂民不自愛其身况敢以位爲
安且召公嘗以其子免王於死同其憂危見天文之美
而愈憂焉密漢之章夫文之美也以災變之荐臻乃以
天文之美者名詩謂天道本如此所以致災者我實爲

之也見天文之美而愈憂焉以靡神不舉之心而莫我
聽自反之機固存矣二章后稷之不能上帝之不臨寧
使我當其咎也觀三章之旨則旱亦極矣將使我周無
遺民也天當罪我而不遣使廷臣之共畏愛若祖業於此
而摧壞也四章去我無所若無地措身矣大命謂國命
之將促也不暇他顧矣五章謂禱而不應將以身去之
也是以曰遊六章則不敢委而去欲以身當之寧以旱
而瘳我不止謂病我也敬恭以聽於神無所悔怒也七
章謂災變若此爲臣爲友豈皆漫散而不經紀其國乎

序群臣之職而嘉其體國之心雖小夫賤吏亦同其憂
人心所同天心自格顛天而告之有不能言其憂者也
詩記備諸訓里為憂之義甚詳可以據矣且如十月之
交悠悠我里訓詁以為憂為病矣桑柔瞻言百里似亦
為百憂也桑柔以里與喜協音喜與憂反其類也則里
可以為憂又若謂旱天高高在上有九萬里之遠如以
字言亦焉可盡非也蘇氏之說為優八章歸昭假之功
於臣下至是不復以早既太甚為辭矣曰瞻仰昊天有
嘽其星昭臨其明所以昭假者大夫君子無餘力矣此

章無憂危之辭大命近止與四章同之勉其臣之益盡其誠不必求感格之效爲我之力以違矣群臣之心也再言瞻仰昊天至是殆與天相感通矣宣王一遇旱灾恐懼憂危如此賈誼謂一雨爾慮若更生是國無三年之蓄必矣豈共和之後天下已非前日宣王之憂已如此非但如成湯而已其言皆知道之言也將以天下遊其公天下之心耶

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臺臺申伯王績之事于也于謝
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
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備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管有保其城
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躡躡勒騶濯濯王遣
申伯路車乘馬我國爾居莫如爾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過王錢于郇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遘其行申伯蕃
蕃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宣王立於共和之後厲王之末年國人方不順諸侯未有以蕃王室爲心者閱十有四年雖宣王以嫡長繼世幾及於難自夷王之後天下諸侯不能尊周厲王之見逐者國人也雖非諸侯然王之奔虢諸侯固有聞知今不識宣王以何功而改封申伯申伯以何功而見美於詩抑書傳之遺略耶抑非大故而書傳不錄耶謂其以賢而見親於天子詩無美之之辭也止以元舅而親之

耳豈異姓謂之伯舅不必其果為母舅也是未可知也
凡功以王功為大豈有天子蒙塵諸侯曾不奔問官守
待至易世乃以功見錄歟首章兼言甫後黜甫而獨言
申豈二國糾合諸侯尊立宣王而諸侯始知統一故有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辭若蒙謂甫侯即穆王呂刑之
所訓又未可知也呂即甫也信然則穆王之末至宣王
之初一百二十年其人宜不存也申與甫之蕃宣王室
他日幽王娶于申而廢申后申侯導犬戎滅周同此申
也雖善惡不相掩而此詩未見申甫之賢與功第見其

爲王之恩寵也竊意厲王之奔國人圍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召公以其子代而太子得免於難周召行政曰共和二相之立宣王由申伯率諸侯而立之宣爲賢王遂以中興召公推申伯之功故言申伯之功召伯是營也然則忠於王家者召公也世之言共和者皆曰周二伯行政曰共和汲冢書曰共伯和左傳王子朝奔楚告於諸侯曰厲王流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首章惟申及甫維周之翰翰者諸侯之事非大臣之事此作詩之本旨也故於周之南國使邑于謝而遷之是以建新國以報

功登是男邦世執其功由是推之尊立宣王者申伯也
協心共濟者甫侯也主於內者召公也召公奪父子之
愛以保護宣王非外諸侯之力不足以定其位丑吉甫
尊申伯爲元功於召公之右者重在諸侯也王位既定
於是立國於周南之地建城邑遷私人非前日之舊乃
新國之制也若是則四章所謂往近王舅謂自茲以往
可以近王之舅以爲蕃宣近蓋實辭也申之有功於王
室如此是以幽王娶之申恃其功幽王黜申后而申怒
乃召犬戎平七章所謂周邦咸喜王室藉申伯以安宜

人情之喜也。卒章言申伯之德，所謂操此萬邦，聞于四國，謂其能以尊王室而倡諸侯也。非以是詩爲斷當時之事，蓋昧昧焉而宣王若嗣立於平世矣。蓋周之王天下，本非有求於天下諸侯，自歸之，虞芮質成而受命，不期而會于孟津者八百國，遂以克商，故成王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昭王南征不返，管仲以爲楚罪，穆王立而呂侯譌刑而曰呂命，非出於天子也。夷王遂下堂見諸侯，厲王出奔而諸侯間之，宣王見射於社，伯幽王見怒於申侯而有犬戎之禍，周遂滅焉。平王東遷而依晉鄭周。

以諸侯爲重也久矣宣王承厲王之後非申甫不足以自立宣王之小雅十四詩南征北伐豈無係於天下大政者而列之小雅今乃以申伯之功爲宣王之大雅者蓋當諸侯渙散之後申伯首知尊王故乃疇土建邑而遷其國召伯爲之營城吉甫爲之作頌著當時君臣之情也孔子嘉宣王之中興美申伯之翼戴內外同心爲天下得人而王室復振遂有以統一諸侯成中興之盛是以大雅以崧高繼雲漢亦但見宣王以危懼濟大業而申伯以知尊王爲群牧倡關於興衰之大體豈征伐

小事所可並申伯有大功於王室一激於幽王之廢申
后遂召大戎以亡周雖有彌天之功亦有彌天之罪聖
人正平王之罪於黍離存申伯之功於崧高功罪皆著
而不相掩宣特春秋之法嚴編詩之法蓋亦不恕

丞民

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于
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

噤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
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毋懷靡及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
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寺前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
懷以慰其心

生民推本后稷綿之民之初生推本公劉皆以王業之興爲言以民名詩宜也以仰山甫之賢而以民名詩何哉詩人之旨各不同此推本其所性也三代以前言性者若出於一蓋三代道德明於人心未嘗偏駁故其言若合符節近世諸老大儒極其精思未有能一之者道已裂故也且尹吉甫所謂物者何也晦翁謂物事也誠亦有之古亦有以事言性者也洪範之二五事亦性也五事性之體也孟子篤於言性其曰故有物必有則本其固有之物形諸事者也嘗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其所

謂物也不可更於物之外別立名義也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人亦物耳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無
不敬其兄也五常五事非物乎詩之有物非可以是言
也物之生則爲一物爾人生之異乎物也萬物之善人
皆備之矣故曰萬物之靈萬物皆備曰天生烝民所謂
天之生此民也物之偏者人皆全之無所不可至也就
其五常之性言之亦有則焉愛均也而有親親敬均也
而有長長孩提之童不可以無差等也無不皆備非天
予之乎人人之所固有也有必易失矣秉而守之爲常

性好而樂之爲懿德孟子性善之說全與此無異聖賢之言性不必相襲而自同者其道未散故也若此詩之美仲山甫又有加於此矣天以有周之昭假爲生賢佐則鍾稟之醇又出乎其類矣天雖爲君而生賢仲山甫則能以人而全其天充其所養之德而全其所有之性幾於盡性者矣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專以法則自持不使絲忽少懈學古敬君以達之天下無一少慊周公偃僕孔子提携文王小心翼翼衛武公以威儀爲德之隅惟此詩言性之德而極於威儀翼翼者其德與性

合而爲天下之全德焉惟仲山甫耳其幾於聖者歟三章謂其下爲百辟之法上爲天子之師外爲四方之準四方爰發人皆興起於善此其居輔相之位佐王之功也四章言其自誠而明成已成物之全德也五章言以己之中正制物之偏也六章謂德之精微仲山甫所獨能莫可得而助助猶回也非助我之助輔說者皆以輕爲義惟吾夫子以爲精微仲山甫精微所獨能足以正君也後二章雖言其寵錫之盛足以稱其德其始賦政以定王國其終遠歸以全名節自其稟賦以極其勳業

無一不備吉甫善於立言真所謂穆如清風乎所謂餞
送以詩似若近之曾不思吾夫子列之於大雅誠非淺
之爲言者也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屢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
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
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蕭憇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
鞞鞶淺懷儻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

百壺其穀維何包鼈鮮魚其款維何維荀及蒲其贈維何
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齊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
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芻門蹶父孔武歷國
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與顯甫
甫鹿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
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
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臺實籟實籍獻其貔皮
赤豹黃羆

是詩有不可知者韓侯非有大功于時但見其爲錫命之重賜予之殺敵送之華寵終之盛無一語言其功繫於天下國家之大體也仲尼列之大雅加於征淮夷徐方之上然均爲錫命乃獨厚於汾王之甥乎矧韓侯始壯有室未足爲四方之所屬心也序雖謂吉甫所作其然乎况又非理義之精微吾夫子必有旨也凡詩之大旨多在卒章見於首章者甚寡今首章以梁山爲韓國之鎮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卒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先祖以百蠻受命韓侯以北國爲伯則詩之大旨著

矣三代時夷夏雜處特莫詳以陰山限北夷始於何時
秦之長城非始皇所能遽及也惟此詩見之禹貢導山
治梁及歧既修太原冀州之地六月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則北夷之強素矣似若宣王薄伐之後以韓之先祖
嘗統北國遂嗣封韓侯盡統燕師以限蔽北夷韓侯雖
方壯年亦足以世其業而中國亦賴之以爲捍禦可以
免於侵軼之患當時諸侯不知蕃屏共和以後王政僅
有存者宣王之初天下無從諸侯韓以新募之緒欲其
爲忠王家以強中國故書其辭曰王親命之重君命也

曰有傳其道韓侯受命如此其不小也朕命不易當作去聲始復其國固不宜以重勳爲訓也蓋言我之纂繼殆未易也非爾表率糾合不庭之諸侯以佐大君無以宅此位也二章封國既定則明其入覲之容錫命之盛始建國而未就國以其介圭爲入覲之禮猶於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也其下皆寵錫之物第三章言履封之始餞送之儀四章韓侯之始婚也五章爲韓侯之妻言汾王之甥汾王厲王如鄭氏之說可也卒章其始所謂盡復其祖之業以統戎狄歟厲王之後諸侯皆畔宣王

嗣立申甫糾合諸侯少盡蕃宣之義而北方之國惟韓
侯倡率之使知尊中國故詩翰不庭方以佐戎辟又奄
受北國因以其伯吾夫子列之大雅者蓋以周室中微
至是見周之盛典所謂大雅者抑別有深旨而莫可識
乎大雅之詩多太平之樂事與詩人之名言耳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
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
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康有畢王心哉寧江漢

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
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是詩之不可知者幽厲尚都豐鎬非若平王之遷洛也
自洛指淮固已遠矣自豐鎬指江漢地勢隔闊可勝言
哉首章再言淮夷序詩者遂以爲伐淮夷說者因若謂

淮卽江漢辨其淮之南北然亦與名詩之旨不相入曾
不思詩人之旨也淮與江國相近漢水安在哉此猶說
小雅之鼓鐘謂幽王作淫樂於淮曾不思幽王荒于色
未嘗出豐鎬而南也說此詩又益甚焉蓋詩之名江漢
者指南國之地勢爲言四月之詩謂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凡言南國多言江漢者地勢之最著者也召南亦以
漢廣名詩故此詩首二章皆以江漢喻武夫其三章曰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其指地勢以明武夫國圍之功
明矣詩之六章未嘗有出師征伐之辭如常武也所指

召公之祖則召康公佐文武基命日闢國百里之初也
欲召穆公纂其祖業以振起於幽厲渙散不屬之後諄
諄以召祖爲言者詩人之大旨也首章先言淮夷者非
爲淮夷也按淮夷自武王崩之後挾三監武庚以危周
周公知其罪不在淮夷殺武庚管蔡待天下太平乃始
東伐淮夷遂踐奄而不及淮夷伯禽封魯之初淮夷尚
爲魯患聖人無所忿疾知不足爲國家患至宣王中興
國勢旣強未嘗用師而淮夷自來而有淮夷來求淮夷
來鋪且明言其匪安匪游匪安匪舒則出車建旗非往

伐矣宣王得待夷狄之道自昔不服之夷皆自來臣服
詩人是以歌之仲尼是以列之大雅以明其一統也常
武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之辭則此詩以地
勢言固圉可知矣四章所謂無言予小子其指何人耶
上言王命召虎則無曰之辭王命也予小子若宣王自
謂之辭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汝當自以似其祖
爲功肇敷爾之功自今以始也詩人之辭當以意逆互
六兩章君臣相孚之情也以文德終之有帝舜服有苗
之風焉

常武

赫赫明明主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
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
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闐
如燿虎鋪敦淮潰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
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
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是二詩無出師致伐之辭惟常武則嘗征徐矣不待師臨其國而徐自來服也若江漢則師亦不及淮夷之境矣二詩所以爲大雅而常武所以次江漢首也名詩以義起詩辭不及也序釋其名詩之義耳詩辭無常武之義故朱氏有召穆公詩名其篇之說詩皆武事也首章王命卿士之辭天子將以六師討戎六卿盡行王召六卿而命之曰昔南仲大祖爲大師皇父以整我六師脩戎備者豈若元戎乎既能敬戒以幸直邦人矣尹氏之

爲世卿王使將王命命程伯休父以治兵率彼淮浦循
淮而往悉師以行無留與處者三事者即周官之三事
大臣也書曰三事暨大夫周人之名官皆然立政作三
事孔氏謂天地人之三事亦通觀三章四章五章之辭
整堂堂之陳以臨徐國實朱豈交鋒也命皇矣爲大師
程伯休父將兵兵師之政舉皇威遠暢不必征伐而遠
夷自服此可以常久之道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則王
師所駐可以截淮夷徐方相挺之勢二寇不得相通則
二國之難易乎矣王猶允塞者不用智謀也名正辭順

大義在我醜虜之心自折不待師臨其國而徐方來迎
矣故曰徐方既同四方既平淮夷已滅徐之勢孤遂歎
于庭徐之誠服無復反側宣王不肯窮兵竟為班師焉
此與前詩同一詩王者之師也常武止以程伯休父治
行師之律耳兵不交鋒背叛盡平惟宣王得與文武並
焉詩之名以常武者其以義起歟若謂武不可廢常當
振舉如敵在境有事用之則無不震懼而成功可保此
王奮厥武所以為可常也歟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
其瘵蠢賊蠢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
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寡爲鵠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鞠人攸忒諸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
佞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
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去亡邦國殄
瘁天之降罔維其優夫人之去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去亡心之悲矣感涕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

幽王之變雅四十有二吾夫子於變雅之中獨取二詩
列於此不與變小雅參焉其旨宜大特於二詩未易可
知耳詩之刺褒妙者多矣夫詩何如其大也所謂大者
必有萬世不易之法義理之卓然者而後可以爲大今
詩之所戒與他詩若未甚遠詳而求之其戒用婦言者
不以智哲爲可恕惟哲婦爲尤可戒婦而以智哲稱此

亡國敗家之定理故歸之於天之降厲焉其立言之要則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為梟逆類周公之指叛逆也長舌厲階過於天之降亂併以官寺並言焉又若謂官必依婦以行之者也世主之顛倒錯亂如成賊如網罟其端皆自婦始也哲婦而懿者猶若此彼美而生龍蛇者又若之何詩人悉諉之於天者無可救藥者也聖人欲示萬世大戒不使一毫開哲婦于政之漸此其異於他詩者也四章之言忮忒讒譖者必然之勢也所謂女德無極婦怨無終者即此之豈曰不極伊胡為慝也如

賈得三倍之利其心豈有止極哉惟君子識察其然但以蠶織役其心使自以爲樂更弃蠶織則何慝而不爲哉武王雖以無晨爲戒皆言其無惟此詩爲深切也五六兩章皆以人之去亡爲辭指幽王之必亡者也五章辭旨隱微隨字爲訓何由通貫刺亦有責義神繼而言同此義也謂天何其譴責之甚也神何不厚責哉天神交謫而禍亂不輕矣始捨大劫之將迫而在我諸臣自相疾忌內外交變矣王之不吊不祥見於容儀者何其不善也詩人斷之曰王之喪亡固宜邦國自此殄絕淵

瘁矣六章乃言其憂詩記所編毛鄭蘇說爲得亡章憂
國雖切不忘忠愛禮泉之出甚微乃遠至於深藐藐昊
天言天道廣大無不可鞏固之理王但不忝爾祖庶幾
救汝之後人耳由是知大戎驪山之禍詩人先知若是
其明也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殲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
降罪罟蠹賊內訌昏祿靡共潰潰回通實爲道夷我邦皇
皇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首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
如時維今之疚不知茲彼疏斯輝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
之竭矣不去自頓泉之竭矣不言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
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
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名詩與小旻相近而詩辭多有同者焉惟回通與潰爲
同耳小旻大抵言謀猶之紊紊至於喪亂也此詩之喪
亂逼矣序以閔言旻異於小雅何哉召旻之列於大雅
莫可知也又繫之召公維卒章以召公闢國爲言亦莫

明其所以大也自分陝至共和召公固專任國事况穆
公以其子免宣王於難而訖以中興其用師於淮夷江
漢又皆召公所統之疆域今也日蹙國百里而周遂將
滅焉仲尼惜周世之盛而至於斯將以見周家盛衰之
變故列之大雅乎小曼之謀請回請濟亂有喪亂之兆
耳此詩之作勢將紛矣其禍亂之已成乎君臣憤不自
知也曰疾威曰篤降喪不得可為矣彼之病我至於民
之流亡居者內地圍者外地皆流離矣不待大戎之來
周已不能國矣三章專說之辭不可應為之解在氏之

說大抵是已就是非就業於治亂也必畏於禍亂
甚久而不得寧康也位將貶損諸侯多不朝事矣二
章謂禍自內致國之內治已壞故言賊內訌夷靖二
字雖非禍亂之辭然民散回過同境之象矣曷能嘉
靖或實靖夷我邦夷猶陵夷之意如王氏之意可也
四章言卒荒之實也民如草莽無一事不潰亂矣五章
言昔富盛如彼今之喪亂如此言其禍亂之亟也彼
疏斯稗指當時用事之人本疏遠也本稗也以疏遠
之人秉稗之質豈應近執國柄貴寵而國

不自視其然廢退而替去況以父居其位主此事如此其長也曾不顧禍亂之及乎六章謂本末交耗也池瀦水者也池水之竭不言自外之不入泉自地湧者也泉水之竭不言自內不生矣見其竭旣不原其所自但言禍亂之爲害溥博如此主此禍者如此其大也不但裁我之身而已所謂至死不悟者也詩人於是乃以理斷之曰昔文武之初召康輔相今彼之疏禪者固位不去彼與茲對言境土日蹙孰得孰失不難知也再言維今之人哀其無知之至此極也不尚有舊者亦不復知有

舊日召公之事矣是可哀也已矣瞻卬召旻之係於大
雅者在瞻卬則言國事內壞卒有固國之道在召旻則
言君臣內蔽當有保國之人非徒爲憂畏而已吾天子
當周之衰哀文武之大業而受亘古所無之禍以萬國
之主取而殺之如狐兔腐鼠然又虜主后而去之宮室
宗廟堯爲茂草原所以致禍者非天也厲王之罪薄幽
王之惡大也觀變雅之旨周之自亡固已久矣非申侯
大戎之罪召旻之作大戎之禍未形乃曰日蹙國百里
豈當時所謂戎成介狄者已侵前疆土若當元祐之初

諸賢能明其義大聲疾呼如變小雅之怨惻精切當時
固未若幽王之荒禍潰亂尚有可救者焉然當時小人
之得志則盡如詩人所形容之情矣

詩說卷第十一

詩說卷第十一

詩說卷第十二

信安劉 九學

清廟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
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周頌三十一詩似皆樂章也三百篇雖皆可歌然周禮
籥章所掌函詩函雅函頌鄭氏謂皆在七月之詩詩亦
分而三之此其被之金石者也若周頌之辭旨音韻其
樂章矣當制作大備之時以其事奏其詩非特人歌之

金石絲竹皆得而譜焉者也故頌之辭皆以簡直精誠
爲主况清廟兩言時夏非爲樂章乎周頌之序與詩意
不相異其樂工之所記歟商頌十二篇所存者五似止
是人之所歌非若周頌也吾夫子即周之樂章取而存
之於詩使百世得以通習焉於穆二辭似形容清廟之
容與成王祭祀之敬顯如書之不顯哉文王謨承如書
之不承哉武王烈兼言武王也秉文之德專言文王也
清廟之祀文武並列獨言秉文之德者尊無二上也於
穆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同辭頌文王之德與天同也

惟此二字所以尊文王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詩似是宗祀文王配上帝之時非廟中之樂也中庸
純亦不已所謂配也中庸合純與不已爲一文王即天
也溢我者文王也萬之者成王也收之若近於書大誥
所謂假受休畢圖功報終之意駿惠若二義尊大之也
詩以天命名詩若謂周之興天實啓之是以生此文王

而王業遂益隆也篤以行言其義似亦淺矣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廟曰清廟此詩又曰維清推本文王之聖專以清言其
天得一以清乎文王之配于天惟此義足以當之禋祀
以肇於祀文王呂成公之說窒矣似若此詩以成王爲
主能緝熙文王之典肇禘禋祀故迄周有成如武成之
成所以爲周家之福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豈燕諸侯之樂因其來助祭而燕享之而戒勅之辭
有維王其崇之之辭王成王也烈者功烈也友邦諸侯
宜有功列文者能致治也以三者待諸侯也以其來助
祭故詩名以烈文爲辭卒以前王爲辭使之不忘繼序
其皇之繼承循序以美前日之功於不可忘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

詩人以作字名詩作興也興周於遷岐者雖大王也有
天命焉實始於殷者天命也故以是詩專屬之天繼言
彼作矣岐者周之始遷此人之所作也當作此詩之時
周又再遷矣故曰彼徂矣去岐而作豐矣成王之時在
豐不在岐也毛鄭以夷為易可也詩言大王及文王也
文王未遷豐之時也觀孟子言是日者文王之治岐也耕
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設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斃

文王亦以治岐聞於天下皆平夷之事也似若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有西夷大樸未散之風豈有代商之心哉尚有夷之行最爲周之至德天自興之爾其事不出乎賦畝周家世篤之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其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是詩殆真可知以爲絕天地而不言天借曰尊事之至不敢指言又非及嚴恭實與降福照臨之辭似若宗

祀文王之詩故言受命基命者也此非學者所敢臆也
又若天下太平禮樂大備之際方作洛之時周召猶曰
王厥有成命是作洛之時周家未敢以成命自居全言
成命告成於神其在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其時蓋相近
也惟欲其盡心於有常而後能安定也蓋畏天之薦不
容自安之意

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
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名詩之義何哉借曰祀文王似不應以己爲主也似若
省牲養牲卜牲在滌三月之時所以致謹致嚴之意故
以維羊維牛爲首辭也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刑文王
祀天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天下安靖非以己當天
之福惟福文王而爲之歆饗焉至敬之辭也故其名詩
非以己能饗天將者猶未祭而致其敬也託諸文王以
爲風格之本故卒章始言畏天而幸其可保若是則名
詩之旨似亦近焉似不必謂頌皆爲樂章也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
千文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是詩似若兩章自明昭有周而後諸侯事也始之震疊
以禮法繩之而非威武也是以櫜戢以明周之本心焉
使諸侯尚德被之於時夏而後信人君之能保爾國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友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友

詩言其競有此武功也以執競專歸之武王明武王之有天下也烈大也而武王所以成大功者在於愛上帝之所美也雖以功定天下其顯曰斤斤者皆德也書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謂武功本明德所致非以兵也此詩似燕諸侯受福於祀事之後故有醉飽之辭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氏引呂叔玉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穰穰簡簡來友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周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民生所以能立皆本於后
稷爲之極焉極猶井幹屋危也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也生民之誕降嘉種而不及麥訓以字之從三爲義耳
豈別有義春秋書麥苗傳言食新皆以麥爲重書成熟
於萬物生育最足以濟民之饑乎所謂思文者猶堯之
文思耶謚法以文爲元大惟此詩與時邁爲周公所作

殆見二詩皆有時憂之辭爾然自清廟以來非周公不能有此詩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序乃錢幣音觀錢文

序詩者以何辭證其爲諸侯乎詩辭無一字相近似也此止是戒勅周之臣工如遼人遼大夫縣正里宰之屬使之修稼穡之工事爾周家尊以重農爲政若周禮篇

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歌酒雅擊土鼓樂由畷所歌之詩
乎務農重穀是已來牟再思文同辭幾於祈穀夫

此詩亦猶今世之勸農故有命我衆人之辭古
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是以如此諷諫也再用嗟嗟之
辭先言臣工又言保介皆教之意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駮發爾私終三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當太平盛時縱非樂章亦非勸所也後世如元結作中

興頌言祿山之禍首亦曰噫嘻前朝則可也豈後世以
此二字若後世嗟嘆之辭遂以此釋之爾歎有二有歎
美之辭此非嗟嗟臣工之比也名詩之義莫可知已似
恐是古今語音不同詳此詩是登進其民勸以耕耨之
詩噫嘻若煦咻其民之意周王與其民相唯諾故有是
辭言成周之王甚親昵爾民也昭假固當如朱氏之言
也如不泥其辭以詩意涵泳之迨是昭臨爾民登進而
告之使爾農相率協力以興於農無此疆彼界爾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墀我客矣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
無數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詩之所歌為燕歎抑為助祭歎助祭在周廟無所用詩也若燕二王之後序有遺矣是詩與有客同宜別而二之也豈有客所以尊微子歎代殷後二王又為誰之後哉其陳杞乎是三恪也商之子孫聖人不臣其先代之後故亦以我客為言言彼此猶稱殷士也不奪其念商之本心也在彼在此位有所別無惡數則一之矣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丞昇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樂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
祝圉既備乃奏箛管備舉嚶嚶厥聲肅雖和鳴先祖是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曰在周之庭序曰合乎祖夫台大樂於祖廟而奏之
在周之庭肄習之所也奏既備則必在宗廟之中先祖
是聽矣使瞽者在周之庭為宗廟之重也此名詩之旨

歟特合祖之辭義亦室

潛

猗與滌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鱈鯉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詩以潛與滌沮並言潛亦水名也毛氏訓潛爲鞅孔援
孫炎謂積柴養魚就有考據曷爲與滌沮並言按禹貢
導渭會溫過滌沮入于河梁州之地沱潛旣道又云浮
潛逾沔入于渭亂于河則潛水固與渭相通亦與滌沮
相近安知詩人謂潛有多魚非潛之水平似不必衍而

爲積柴之說也且於辭爲順

雖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
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魯論八佾所言於禘祭所奏之樂也有來雖雖在廟門
外之容故曰至止肅肅則有來爲未至矣聖人之取義
皆取其未用誠之積爾如易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不得以旣薦爲義所以然者禘者祭之尤大者貴其誠

之至重之於廟門之外不特在廟也亦猶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豈特於施其敬而後以爲言也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鷩休有列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味詩之辭亦有始見于武王廟之旨何爲而始見乎蓋武王之克商實君而去之庶商諸侯臣服于商者宜未朝于周也自大誥黜商之後天下一統庶商諸侯同於

作洛見士于周固宜始見于周朝而名以載見也其朝
觀于周求所以爲典章者而奉承之嗣王乃率諸侯以
見祖廟自烈文辟公以下若前者烈文辟公之詩同所
以待之者如友邦諸侯亦以烈文辟公爲辭見周之待
之者無間於異代也所謂昭文章者明於制庶順少長
別威儀也亦書同文之義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者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
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

微子有盛德為三仁之首書再以名篇惟微子一人是以不於振鷲而專有是詩焉有客之辭于再于三不曰我客者作賓于主家者也特涵威二字詩書所無若非成周君臣之語如以微子有盛德之容威如威鳳之威意甚純直以敦琢其旅言之則其威容盛矣然又若聖人之旨自有深遠而不自滿者武王之克商也本無取之心是以立武庚而去之使庶商之諸侯自往朝服焉迨武庚以三監叛將以讎周長亂無已將浸淫波

蕩周公用師作大誥以黜殷使歸於一統然後以微子
代殷後天下始盡爲周甚非文武周公之本心故常懷
不滿焉故於告微子之辭自謂黜殷之舉爲用威之過
亦宜然也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
過劉賈定爾功

大武武王之樂也異於文王矣周之樂不敢以文王爲
名乃謂其本於武王也他詩皆言本於文王此詩獨言

本於武王不滿者也。蓋與前詩既有活威之辭，同旨所欲自著其過用之失，以彰文武之本心。且明其不容已之勢，以示萬世也。非周公疇克至此，使後之言樂者知此固以武之未盡善為周不滿當以名樂之詩見文武周公至德之所以為大歎。觀書至此，安得不三歎。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觀遭家不造孀孀在疚之旨是成王始除武王之喪而
朝于祖廟者也自視躬躬之可聞而出繼大統故思慕
武王而念文王若祖考陟降之在其戶庭也皇王宜以
文王有聲之辭爲據成王其繼其序而不敢忘也始見
祖廟故不應他及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億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
判漢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
考以保明其身

成王初即政始見維爾不敢自安是以有訪落小憇之
詩以資諸故老大臣也落亦有始之意言率循武王之
道其道之悠遠豈猶已也猶未知所終也將予就之若
以我就此則又有泮渙之勢此所謂多難也庭皆以直
爲訓可也然紹庭若繼承於家庭上下陟降厥家非家
庭而何如在武王之側見堯於羹墻之意宜以武王之
休而保明我身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育示我顯德行

此詩與小忠似若君臣燕樂之詩敬之則臣之戒君小
忠則君之資臣也羣臣以天道可畏陟降不違常節
臨維予小子者故老指成王而言謂其聰明不開則莫
能敬也惟學問以開明之故必大有所任示我以至
顯之德則足以當天所監也

小忠

予其懲而忠後患莫予弄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挑蟲拚飛

維鳥未堪家多難予文集于夢

必以謹慎爲義經所同也似不應以小爲言成王即政之初未嘗更事自以我不足以任天下也其所謹愆者甚微非若老成世臣能法體天命也詩謂有所懲創而後法則亦未大也莽亦猶相當之意特無援證爾李所引莽去不逮甚切然皆若擾亂之狀蜂無可使之理莫以我撓擾蜂聚而致其所螫也桃蟲如訓箋可也是以小力而任大也故有未堪多難之辭詩之藹昏以辛苦爲義謝宣遠詩取聲允翻飛爲實義固非可以經律之

也

載爰

載爰載梓其薪澤澤千耦其耘祖徂隔祖於以王侯伯侯亞
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儲思媚其婦有懷其士有略其韜
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騶騶其遠有厭其傑感厥
其苗繇絲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為酒為醴
丞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嘏嘏其嘏胡考
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皆言農事而獨以人名詩披荆棘草萊以立田畝之

意周頌惟此爲最詳。首末若七月之詩，特不及時令耳。似若不可以爲樂章。豈天子躬耕時所歌以祭，而或被金石乎？與良耜皆相似，是以繼列之焉。

良耜

屢夏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苾伊糾。其縛斯趙，以薊荼蓼。祭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閉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此詩次第甚明自耕種至耘自茂至實自穫至積豈田
畷之樂乎

絲衣

絲衣其紵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登鼎及鼈兕觥
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迂仲援引詳備詩記大抵因之如此詩之前去高子
之辭其於明經得矣故不容不併削李之辨後學亦當
知此之義所以有此辭者其大較或若是耳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
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以詩序求之若既成大武之樂未用之郊廟朝廷之所
肄習閱試者耶以卒章之句求之橫渠謂周公既沒成
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者似有此義也允師亦猶洛誥
作周孚先之意然亦無養天下之辭詩記併此辭削之
誠有見矣遵養時晦似若文王此詩爲武王言何也泰
誓十有一年會于孟津觀政于商至十有三年師渡孟
津孔子以一月戊午書之明周之正朔如此此豈時純

熙矣之謂乎旋及成王故有我龍受之辭以信於天下
後世

相

綏萬邦聿豐年天命匪解相相武王保有厥土予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據詩序則相為二義詩辭止以相為武之威爾何以言
志哉用武之威不徒禁暴止戈能致天心之格豐年之
應猶君奭之書所謂昭武王丕單稱德此所以為武之
威也

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其封國之詩歟其因曾論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遂據以爲此序耶抑兼錫命羣臣以爲言也詩凡兩繹思宜相應而云以周之天命爲可繹也惟在侯國武王伐殷非友邦而會者八百國天下歸周固宜諸侯受命于周也受命于周宜於周廟故以周之天命爲言况當時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見於左傳

祝子魚之言抑當時諸侯會伐周因其舊而封之若柳子厚封建之說故於周廟無命之耶方與天下惟公豈以伐紂之功而封之哉亦非示天下以惟新之道也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望祀山川皆以周爲之言謂禮以國行者也示周一統天下也書之武成告于名山大川曰俾濟兆民無作神羞故勝般之後致報於神取詩名詩之義則莫可知

以般樂爲訓固爲近之似非聖賢處心之道况傳之樂
章乎校易屯之初九剛柔始交爻辭乃曰盤桓利居貞
利建侯武王勝殷之初巡行方岳遂依以起義其巡守
望秩以觀民風盤旋雍容於撫萬邦巡侯甸之意乎姑
存之以俟知者

魯頌

魯自伯禽至于定哀凡二十五世其間豈無賢侯惠公
之先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命爲侯伯在位二十有
七年然則伯禽孝公未嘗有頌也僖公非有加於二祖

也而頌聲送作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按左氏傳
行父卒於襄公之五年初不以壽聞姑以上壽七十歲
準之溯其日月當僖公薨之年纔十有餘歲乃能舉自
古未有之典請于天子出於諸卿之右而又以賢動於
王朝也耶此序者之妄也閔之詩辭卒章曰奚斯所作
以左氏閔二年共仲之死由於奚斯請命不獲而哭以
逼之者也謂其作閔宮可也然詩之上下文比且言木工
之事豈匠氏之名字與公子魚適相同乎要亦未可準
閔宮之詩大抵襲用二雅之言若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蓋綿之詩所不敢及也。作是詩者其幾於雅矣。吾夫子所裁正非其實有所見深中於理則必刪之矣。學詩者不容以臆見爲準者其皆出於史克之筆與否。及以駟爲頌之旨其義安在。闕宮之殿於魯頌何說比旨當深思而詳求之也。闕宮泮水借曰用民力以時不書於春秋三十三年間乃無一辭見於左氏之傳亦所不可解。即詩以求詩儻能知其詩之旨而不以序亂焉。其度越於羣儒多矣。又安可以過求哉。按書序言淮夷之叛最多。凡書伐者皆不再見。淮夷之叛自成王之位至其末年。

伐管蔡之後惟蔡仲率德改行而再封之管叔武庚之
祚絕矣淮夷之伐在封蔡之後成王四征時已滅之矣
是又一淮夷也故周官之序以滅淮夷書之于時周公
成王皆在位也竊意淮夷之叛而據周公之封土至滅
淮夷而復之是之謂復周公之宇也自僖公至昭公四
年會于申而淮夷與焉蓋與於中國之會矣序詩者止
聞僖公之賢遂歸美之而非指實也若然則服淮夷伯
禽之功在未滅淮夷之前甚明

駟

魯頌

駟駟牡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
騅有駟有駉有騏以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
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駉有騏以車維維思
駁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駉有
騅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魯頌以駟為首今是詩特以馬之富夸之耳不及僖公
之美也惟斷句言其思耳思羨辭也美果安在魯魯自
莊閔以來不以德稱二公閔闕不修幾於亡國禍幾及

身序詩者之妾亦猶謂文姜齊女賢而不取而無大國
之助同一繆耳此四詩之辭旨甚類小雅後世耳目所
聞但謂僖公之賢非莊閔以下所及而曾先公之詩悉
舉而歸之於僖况頌辭多言富強之盛亦非魯之叔世
所宜有也借曰有之曾不少見於春秋之經傳而漫以
虛辭夸之何哉駟之辭斷句曰思馬斯才思馬斯作思
馬斯祖大抵言其蕃庶耳有駉之名詩亦同意詳味其
旨又似周之盛際不但以蕃庶為言而已又按左氏傳
僖公立之五年齊威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鄭之

位自是大盟會僖公皆與焉二十餘年大叔之亂晉文
逆王而殺大叔再朝于王所者僖公也然則魯僖公於
襄王首末之功如此可以作頌使果有請天子亦將許
之矣當僖公之在位也齊之霸方盛中國之勢正強魯
有強臣之禍共仲亂內其君再弑哀姜見殺僖公以賢
聞於諸侯力足討亂成哀姜之終其閔爾見書於經穀
梁謂其有志於民享國最久其敗苦戕項入祀取濟西
田不但從威文於會伐而已若似富強倔強於諸夏者
而不見於詩何耶據閔宮詩辭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侯錫之山川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初封
國之辭此必在成王未征弗庭之前周官之書未作淮
夷未滅也安有在僖公時魯建國數百年始作此辭哉
考之春秋魯昭四年夏楚淮夷十三國會于申其秋楚
淮夷伐吳則淮夷爲楚之與國吳于時吳正強乃從楚
往伐蓋能爲國而又少強矣當僖公之十三年桓公會
諸侯于鹹左氏謂淮夷病杞故然則僖公之淮夷非徐
戎並興之淮夷也但能病杞非能爲魯病也至昭公時

列於楚之會夏佐楚伐吳大抵非向之淮夷明矣抑淮
之山谷其民自爲聚落禹書之作時九州之不馴化者
皆以夷目之矣

有駉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
有駉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此詩復以馬言之何歟繼駟而爲義曰猶駟也自思得
誠心之積至於育物之盛則立國之道著矣公之厚其
臣如馬之蕃富也臣之事其君如鷹之潔白也然後可
以燕樂言也首章曰在公明明二章曰在公飲酒三章
則燕矣詩之始以動而終以樂者惟魯君爾豈非勤敏
之所積歟是以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言有感於天
也曰有穀貽孫子言其澤乎人也斯所以爲頌歟殆幾
於小雅之時焉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斫其斫伐伐鸞聲
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
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
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
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
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訖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東

矢其投我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鷁集于泮林食我桑黶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賧南金

教化先務也二詩之後乃及焉以其身言之則施諸人
者爲可後矣夫以士之游於泮水而樂之焉則教已形
於人心矣前三章皆以薄采爲辭其幾與風乎舞雩詠
而歸同意一章言其情也二章言其化也三章言其立
國之勢也自是而後專以頌魯爲辭四章以德五章以
功六章人才之盛七章武備之脩八章以淮夷之功歸

之泮宮也周室淮夷之梗魯自伯禽始封以淮夷徐戎
並興東郊爲之不闢伯禽克淮夷雖不經見此章乃詳
之八章之言淮夷者四終於獻琛則始不爲患其猶文
王之伐崇退修教而遂降耶若僖公時何嘗有淮夷之
寇其出師成功春秋安得而削之此詩稱魯侯亦指魯
之先公之辭是詩或魯之先公之頌序妄指爲僖公爾
味其辭旨既克淮夷豈頌禱也古之爲國者凡民之事
皆起於井田凡在國之事皆起於學校學校者群其國
之士以共謀吾國之政事也是以泮水之詩魯之政事

兵戎皆在焉四詩之辭皆與大小雅相近伯禽之詩可知也

閔宮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稷稵稷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字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駢犧大饗是宜降福旣多周
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戴豷夏而福衛白牡駢剛犧尊將
將毛包載豷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
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
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
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曾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曾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焉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是詩爲廟姜嫄而作顯然也姜嫄高辛氏世妃也是生

后稷周之郊祀后稷常典不可紊故於魯立姜嫄廟所
謂閼宮者未可盡信也禮記謂賜之以重祭者祭姜嫄
爾魯之有閼宮非可以常禮言也以帝學之妃后稷之
母顧可降而用諸侯之禮樂乎魯之用天子禮樂重祭
而已併用之於周公之廟則魯禮之未失也是以吾夫
子譏禘郊而於周無譏焉果如成王賜之則仲尼未嘗
有譏之之微言也魯之浸失其本者不知禮爾魯不可
以二王後為準也曾之所以郊者仲春祈穀之郊非報
本之郊也惟宣三年成七年僖用建子月若襄公七年

十一年皆用四月祈穀之郊也仲尼既歿諸儒之議雜然而起自以爲明禮之大分而不悟其知之未審也且魯之所以得頌者闕宮也故是詩王道之統紀立國之本原皆在焉其不專爲魯甚明廟在於魯而不廟於周然則頌不得爲周作亦不得列於周頌吾夫子繫之於魯而不以爲魯頌之首者明其非魯事也凡頌者皆頌一代之美非爲一人頌也如駟泮水有駟安知其非魯之先公平伐淮夷荒徐宅豈僖公之事說者亦妄以爲僖公皆由序詩者誤之也又如膺戎狄懲荆舒孟子

明以爲周公說者尚演而屬之僖公詩序之誤後學大抵如此自后稷封邰之後至不窋失國矣自公劉遷豳而後周始基其樂歌豳豳雅豳頌周公之七月召公之公劉非不推言其本今周頌無一語及焉禮之大典萬世共由不得而干也以姜嫄廟之於魯以闕宮不首於魯頌皆吾天子用道之大者子思所謂道之隆汙無所失道者也一章廟姜嫄之本始也二章周之所以興也三章魯公之封異於他國者也四章魯之所以承周公之澤也壽胥與壽猶三壽作朋試其力之進退也五

章魯之所以爲國如四履之境也淮夷來同者同於伯禽伐淮夷之日也六章之保有其國七章期魯侯之福此二章其爲魯公言之歟臣子之於君自宜爾無溢美也無諛辭也爲卒章新閼宮張本爾若使僖公旣修廟至文公十三年而大室之屋何爲遽壞也哉然詩人之爲此詩其果出於史克乎以其詩辭言之發明祕義亦非史氏之所能及如以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翳商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有特見幾於周公衛武公之辭使魯之史能爲此詩他無一辭見於

魯國何也吾夫子亦未嘗少遊別之蓋詩人之辭其等
其高聖人以其義理所出不但謂之良史而已況武王
謂先生建邦啓土指后稷而言是周之追王已久至聖
師類禡告名山大川之時稱王素矣大王之仁聲仁聞
誠足以肇基王迹天監代商莫若周自是之後商無賢
王以微子之聖又不克立詩人不以伐商本之武王而
以剪商本之大王不以剪商言之周頌而以剪商繫之
魯頌此廟姜嫄之旨也易於隨之上六曰王用亨于西
山於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人心之所以隨王業之

所升皆本大王言之凡此皆斷自聖心非他人所能與也

商頌

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聲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馨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序謂正考甫得商頌似未可盡信豈謂正考父爲先聖

之祖所以推本之歟然則那爲商頌之首何也抑託諸
正考父乎那之名詩莫可知也訓以多爲義其果然乎
似若濩樂之助音耶若楚詞之此而始末異爾其詩亦
簡直比周頌則少繁大抵皆祭事其於立國紀德不在
此詩也且其制樂以置鼓爲殷制詩皆以鼓發其義乃
曰依我聲聲其所主者其以聲爲重歟以鼓爲重歟真
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籟之所自執者也似若
樂之主於聲者常法也以那名詩首曰置我鞀鼓奏鼓
簡簡又曰鞀鼓淵淵又曰庸鼓有愷然則濩樂以鞀鼓

爲重審矣且依磬聲者樂之常法執鼓者商樂之制然
詩辭則以鼓與管依磬而不以磬依鼓也鼓磬不可並
奏也李章顧子丞尋湯孫之將則與列祖祀中宗之詩
同固不必言然則是詩三言湯孫其在大甲之朝若在
湯則未有此詩也抑外丙仲壬之際至大甲乃有禮樂
之制而思成若後世之廟號耶鄭氏於思成二字發之
甚詳且援記以爲證

列祖

嗟嗟列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酏賚我

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畢綴我眉壽
考者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鷁鷁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
將

是詩與那皆以列祖爲言特此詩以列祖發語爾二詩
皆言列祖前詩爲成湯此詩爲中宗遠異其人何哉祖
之與宗廟號不可紊也大戊爲商之中宗祖有功而宗
有德今以中宗爲列祖是混之也玄鳥之言祀高宗鄭
氏謂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者哉序

詩者既以那爲祀成湯故於中宗高宗各獻宗以詩不
其合與否也周公之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
其柔穀之祥爲敬德之本其德之大未有加焉是以爲
商之中宗詩略無此意則失其大者矣要是商頌皆商
世所作之樂歌祭於商廟者也惟玄鳥若武丁之後繼
世之時所作爾似是總頌一代之美與立國之意世守
之德非可專歸之一人儻若商頌十二篇皆存序詩者
皆得以徧及後世學者皆得以傳會之矣

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詩皆朝諸侯之事其追言成湯固宜然也特以玄鳥名詩推本於契其必有深旨玄鳥之生育惟訓詁謂玄鳥至而生契其說甚正蓋玄鳥巢於人之室不在野也因其至之時而契始生或群至而

爲祥乎是鳥也最爲知時唐詩人謂戊日燕重來以仲
春之戊而至以秋之戊而去焉鴻鴈相避始至而農事
起既去而農功休農事國之本也烈祖之詩有豐年穰
穰之辭不但是周以農爲重也故以玄鳥名歟今詳詩
旨專以疆土爲言曰殷土芒芒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
有曰龍旂十乘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詩意自小乙之
時商業中微自仲丁以來九世爭立諸侯不朝盤庚之
後商復衰焉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復湯之舊疆土遂一
故詩人推本於商之始興故曰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一詩之辭專言諸侯而不他及也鄭氏謂武丁因雉雒而脩德殷道復興然則詩以玄鳥名篇推本於契武丁以雉雒復興而朝諸侯皆以類求興國之禎祥也歟

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妣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相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屬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求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受小共大共爲下
國駿奄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
總武王載旆有虔秉斂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也有三葉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
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爾衡實左右商王

宗廟之制不同數則禘於三時周則秋禘而已五年一
禘禘雖小於禘大於四時爾雅云大祭者禘夏正郊天
亦曰禘夏禘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周宗廟之制五年
一禘殺制其亦然乎序詩者所謂天禘者用周制耶殷

制亦如之耶序固非可準也然禘其祖之所自出推言
生契之始僅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詩名以長
發者謂長發其祥在此而已其間有禹敷洪水之辭自
古之言疆土者鮮有不推本於禹者也詩人原其興之
之時以疆土爲言二章謂契之敷教達乎天下相土繼
之相土因陶唐之火正闕伯居商丘而祀大火相土因
之者也至湯而天命歸焉詩辭直曰小國大國與四五
言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其異文耶抑各有旨也四章五
章皆以受小受大爲首皆諸侯也要是形容湯之得諸

侯誕告萬方之意四章湯之待諸侯五章諸侯之歸
湯也六章始言伐夏豈未伐夏之前諸侯之歸已者若
是其衆歟孟子謂湯征自葛始得諸侯之盛惟此詩見
之若在書則伐夏之後誕告萬方耳似若湯已受命誥
萬方之後惟本肇造至於伐桀而天命定矣卒章止爲
商之興由於伊尹伊尹天之所畀以他書觀之湯之革
命悉出於伊尹一詩之辭皆推明王業之始興與成湯
之肇造終歸於伊尹之佐命也其合祭之時推明王業
以享其祖廟乎姑據詩辭以玩其義可也商之歌詩惟

見於此非若周詩之盛也

殷武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
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
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
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杗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以國名未有商字也高宗似不應以武丁專一代之事按書自盤庚延遷于殷自此以前皆稱商此以後始稱殷然則以殷武名詩其在盤庚之後歟後世思高宗中興之功而詩以頌之謂朝諸侯有天下武丁之功故以殷武名詩詩中猶指商爲言不以武丁專美于商商者自成湯至于帝乙者也武丁中興在詩曰伐荆楚在易曰伐鬼方武功如此商頌推尊先代之功皆以武言曰武湯曰武王以武名詩其爲卒章寢廟發歟荆州在江漢間疆域廣矣楚自周始封熊繹爲國以其地

考之三苗所居之地也當時雖未必爲叛國其不朝事
于殷而往伐之焉故二章以氏羗律之三章之後一統
之勢也以稼穡爲歲事所以重農猶有盧谷十二牧食
哉惟時之義歟

吳郡錢同慶藏書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
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
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
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
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
繫於末曰之次若全以銀梓未易遽

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

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
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泐後學則
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
進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 坦百拜
書于直舍